

文脉传薪 鉴藏留珍

文水县举办庆祝第50个
国际博物馆日暨首届鉴宝活动



专家现场鉴宝

本报讯 近日,文水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守护地域文脉·传承中华文脉”为主题的庆祝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暨首届鉴宝活动在县博物馆开展,活动围绕文物鉴定、书画捐赠、精品观展三大主题进行。

在文物鉴定环节,特邀5位业内资深文物鉴赏专家现场鉴宝,有14位民间藏友携家中珍藏老旧物件前来鉴定。这些物件古朴典雅、种类齐全,涵盖名家书画、金石玉器、陶瓷陶器、西洋老钟表、古代诏书、传世古砚等。专家们秉持严谨务实、专业负责的态度,逐一细致查验品鉴,认真辨别藏品真伪、考究年代渊源;细心为藏友答疑解惑,普及文物收藏知识与养护技巧。

在书画名家作品公益捐赠仪式上,山西省农民书画研究会副会长王海珠代表省内45位书画名家,向县博物馆无偿捐赠书画作品52件。其中,包含原省书协主席石耀峰、著名书法家田树棻、省书协副主席、吕梁市书协主席贺前进及一些本土书画创作者的精品。

精品观展环节,市民走进展厅参观专为国际博物馆日精心打造的馆藏精品文物展览,展品琳琅满目、底蕴厚重,既有馆内赫赫有名的镇馆之宝汉代青铜扁壶,也有唐代经幢、汉代青铜鼎、清代铜镜等珍贵馆藏文物,一件件历史遗存承载着文水千年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底蕴。

(文/图 冯增清)

文物档案

汉羊首鱼纹三孔陶灶



汉羊首鱼纹三孔陶灶,高11.5CM,长27CM,灶面宽21CM,灶背宽16.5CM,三级文物,2001年4月13日孝义市食品公司工程范围内出土。灶体呈长方体,中空无底,灶前壁有灶门。灶面上有羊首和鱼纹等。

灶具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从人类发明用火起,逐渐发明出各种用火烹饪食物的灶具,到汉代,灶具已经是人们必

不可少的东西,认为人死后也离不开灶,于是制作一个陶模型随葬。陶灶模型作为随葬品,是汉代墓葬的一个特点。陶制的灶具模型,有很多种样式。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是视死如视生的,因为人死后也要享用这生前所有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小型的陶灶模型出现在汉墓当中,是供墓主人在他死去的世界里使用的。

(据吕梁市博物馆公众号)



吕梁故事

文物

在运城博物馆与吕梁博物馆联袂推出的“美美与共——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特展”中,有一件商代铜铃,它没有繁复的兽面纹,也没有厚重的体量,却在合瓦形的腔体里,封存着三千年前晋陕峡谷的风声与蹄声。与中原系礼乐铜铃不同,这件出土自柳林高红的铜铃,是北方系车马响器的典型代表,也是解读商代北疆方国礼俗与军事生活的生动标本——不仅是青铜振鸣,更是一个消失在史册之外的族群曾经的心跳。

带系铜铃

出土地与时代坐标

柳林高红遗址位于吕梁山中段西侧,三川河三面环绕的柿枣垣台地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学界普遍认为,这里在商代晚期(约殷墟文化中晚期)曾是北方某支强大政治集团(如土方、鬼方或其分支)的核心聚落,甚至具备“准都城”性质的统治据点。

1979年4月,当地村民在八亩垣整地时,意外揭开了一处青铜器窖藏:铜胄、铃首剑、铜矛、铜斧、铜铃等器物密集出土,彼此叠

压,显然经历过仓促埋藏——或许是突发的战乱,或许是某种紧急的祭祀禳灾。无论原因为何,这批器物都与高红遗址的军事要塞属性高度吻合:它们不是散落的民器,而是权贵阶层装备体系的一部分。铜铃身处其间,与铃首剑、马胄等北方风格鲜明的器物共存,暗示其并非纯粹的礼乐器,而更可能是与车马、武装、移动生活紧密相关的“实用响器”。

形制与工艺特征

铜铃呈扁平的合瓦形,上敛下阔,平口无唇,顶部铸有半环形桥钮,便于穿系悬挂。这种合瓦结构,是自二里头文化以来中原青铜乐的母型,也是后世编钟音律意识的雏形。高红铜铃延续了这一传统,说明北方工匠吸收了中原铸造理念。

铃身中部偏上设一圆形穿孔。与安阳大司空村等地出土的面对称孔铜铃不同,高红铜铃的穿

孔为单侧布置,且位置略低。学者指出,这类穿孔可能兼有调音与装饰功能,其不对称的处理方式,流露出北方工匠不拘一格的地域审美。

通体光素,未饰饕餮或云雷纹,仅在局部可见铸造后的打磨修整痕迹。表面的绿锈与土沁层层浸染,反而强化了其洗练、务实的气质——它不是庙堂上用来“看”的礼器,而是在马背上、行进中用来“听”的实用器。

功能与象征意义

在高红这样兼具宫殿基址、防御工事与武器窖藏的复合型遗址中,铜铃的功能必然是多维的:

车马之铃,行伍的节奏与身份的声符。其与铃首剑、铜胄同出,暗示铜铃极可能系于战马颈下或车衡之上。商代北疆方国以机动战力著称,马匹与战车是核心军事资产。“和铃中央”,铃声在行军中可作队形联络信号,在狩猎与冲突中传递指令;同时,青铜稀缺,能在马具上佩铃者,多是首领或高级武士,铃声遂成为身份的听觉标识。

仪礼之器,沟通人神。商文化重鬼神,铃声清越,被认为能上通

神灵。高红烧土基址与祭祀遗存的发现,表明此地存在正式仪式空间。出征前誓师、献俘或社祭时,铜铃可能由巫祝或首领摇响,成为连接人神的媒介。其合瓦形结构虽小,却已在物理上具备稳定音高与延音的潜质,是“以音声通神明”观念的北疆实践。

等级与生命,从腰间到墓穴。青铜在商代北疆同样珍贵,佩铃者非贵即战功卓著。铜铃可悬于腰间、缀于服饰,甚至作为随葬品入墓,在生死两端标记身份。高红铜铃出自窖藏而非普通墓葬,更凸显其关联的是集团公共仪式或高层活动,而非平民日常。

柳林高红铜铃虽出土于晋西山地,却在造型上与中原核心区的同类器物保持高度一致,说明商代晚期北疆方国与商王朝之间存在频繁的技术交流与文化借鉴。与此同时,其穿孔位置、素面无纹的风格又与典型殷墟器物形成微妙区别,呈现出一种“北方式”的简约与粗犷。这种共性中的差异,正是古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物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如今,高红遗址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件带系铜铃就是一部缩微史书,我们可以想象吕梁山谷中金戈铁马的呼啸,以及那些早已消失的族群如何用青铜之声构建秩序、敬畏天地。这就是青铜的千年回响。

柳林高红村出土的商代带系铜铃

文图 胡春良